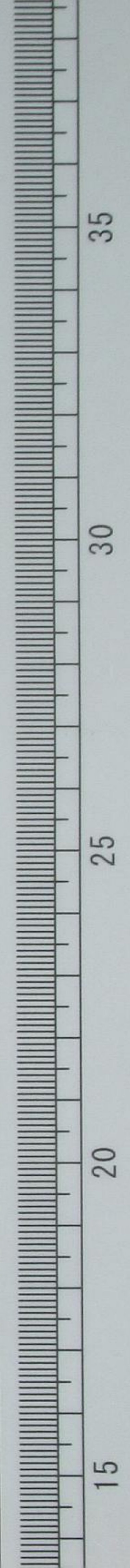


春樵隱士家稿

煙巖銷夏集

十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3
16



文庫 11
A 1123
16

柳田泉之庫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六

湖西琴希聲廷調著

男改張玉佩錄

煙巖銷夏集下

煙巖嶽鳳來寺碑記

仙有二種據道家說之則黃老之種類也據佛經之所說則如為佛菩薩之臣宰也道家之仙煅煉丹藥佛家之仙服用法藥同是仙也而二家各異其所為至修其真增其德俱得神通則一也煙巖嶽有寺曰鳳來開山

煙巖銷夏集下



第一祖為利修仙人。一曰勝岳仙。又曰鳥道仙。是似為佛經中所說仙。若夫首楞嚴經所載之十種仙。雖高下不同。一一實類。衆生其分位。比佛仙則尚卑。蕪悉地羯羅經載持明仙。此則權者。化現佛而為仙者也。惟仙其種類。歟。相傳仙與役小角為兄弟。按舊記小角之生在欽明天皇元年。其母夢二金人來而入口。同年四月十七日。二兒孿生。其夜有聲在天。曰前生為地光。後生為天光。天光者小角是也。地光者利修是也。同日同生。以天地分之。小角為兄。以前後別之。利修亦難以為弟也。

既而小角修道于葛城山。利修來棲嶽中。食松葉飲桂露。遂得神通而長生延齡焉。又傳仙乘雲遠渡百濟國。乘鳳歸來。有六鳳鳥護衛導仙。故稱鳥導仙。稱鳳來寺。亦其義也。恭惟欽明朝百濟國王初獻佛像及經論。佛法東漸。入日域。實為其濫觴。則仙之渡百濟。可知其為求法矣。歸嶽後棲止勝岳巖洞。勝岳一曰笙岳。今有其遺跡焉。當時小角亦得神通。踏破雲煙而來。與仙晤于巖洞靈木之下。靈木者何。有老杉七株。自當年數之。經千五百歲。而存濃陰。壓嶽大蔽。十牛者是也。仙嘗指

示小角曰此是七佛醫王之所依託所謂藥樹王也小角隨喜乃與仙相謀伐取藥樹刀刀禮念雕刻藥師三尊及挾持十二神將之諸像以致精誠是為仙服法藥之緣由也七大杉之一株久闕今存六大杉以佛說證之則地水火風空相識之七大省一相遺一識是為六大也經所謂眾病悉除身心安樂蓋眾病謂八萬四千之煩惱也身心謂六大七大也除煩惱得安樂惟此功德為藥師之大法藥矣仙始嘗彼仙藥後服此法藥施之國土可謂為藥師之臣宰也迨至文武朝天子不

豫有感于靈夢遣使宣詔登朝祈禱仙乃乘雲飛翔而入大內醮事經七晝夜明日乃瘳仙辭朝冉冉乘雲回嶽其踪跡雖頗似道家之仙而亦曷知無不獻以藥師三摩耶也哉爾時天子有恩勅始蓋造鳳來寺為仙莊嚴藥師大殿以為傳法之大道場也爾後仙尸解于勝岳洞弟子祐仙真仙等傳法相續而今台密兩宗僧令住焉予以謂嶽本仙跡而今化為佛寺以祖仙之果非道家之仙而為佛家之仙也仙乎非仙佛乎是佛非所謂藥師之臣宰而何藥師三尊及十二神分而別之

有醫王醫臣之數體合而總之一體合身無差別佛氏
元來千百化身豈唯三尊與十二神而已譬如藥方有
君臣佐使相宜攝者方原一方而有一君二臣三使五
使之藥品各其所司三尊十二神亦各有其三摩耶十
二之一曰杜羅神金剛手把握一刀卽是琉璃光降魔
驅邪之大三摩耶也由是觀之杜羅卽藥師藥師卽杜
羅一體不二何別之有故謂之杜羅藥師焉又惟祖仙
利修既為藥師之臣宰所謂權者化現權者非他謂之
以為杜羅之化現而可也歟仙跡之為佛寺予何怪焉

嗚呼仙嶽之古佛寺之舊世系悠邈既不能得而詳之
且夫仙佛之幻說有儒者之不可妄筆者在焉予欲作
之記姑據嶽寺舊記取舍於其間而搖筆只是始登嶽
眼驚巖壑之絕奇胸中之邱壑為之所壓筆筆欲仙未
能仙而已

遊煙巖嶽前記

予十年來心慕煙巖嶽太甚何耶聞星舫茅曾一遊嶽
口說其奇故也先是嶽僧咏峯上人善詩與星舫相善
遊嶽蓋其在日也近時又有潭上人號螯龍好學善詩

嘗寓星舫家塾是予之所以與潭公相善也公每來京強予遊嶽星舫亦勸之予欲遊而不果今茲年七十又三老勇憤鼓星舫亦將追而再遊予先攜次兒更張門生景紹一僕從焉於是記之曰五月十一日夙發京官道五日程抵參之御油驛自此左折是為登嶽之道猶有一日程所經為本野原所向則層巒疊嶂羅列如畫不知其間何嶽是煙巖者轎夫指曰那一點隱隱如在天半者是也日乍雨乍晴頗有霧氣望之不甚了了漸行有一邑曰新城人煙微颺之地也忽見有跪路傍

者自稱煙巖迂使曰嶽僧聞先報令臣等候于此有舍館請小憩焉乃憩又行路傍溪間山形亦隨行而變皆煙巖之前山也未到煙巖先覺漸入佳境踰瀧川有渡航既而始抵煙巖之趾有門谷驛為登嶽客之所宿嶽與遠之秋葉寺隔間道一日程東客先秋葉寺而後嶽西客先嶽而後秋葉寺故置驛于此便其往來而驛人皆為嶽寺之臣民也太氏新城以東路漸高不覺登而登地位至此豈尋常乎蓋登嶽之路極于此登天之磴始自此驛吏與迂使導予入山口老杉無數夾磴林立

過門則磴倍險抵仁王門則潭上人法服披裘攜一童
在門傍而俟焉相揖叙澗遂循磴導伴磴之左右上下
僧房某某皆倚崖臨壑仰望則峭壁挿天懸巖殆有將
墜之狀畫家所謂斧劈皴也予千里西來數日屈轎底
至此始把筇而起繭足殆泣危險被扶手于潭公被推
腰于童子遂上等覺精舍是為潭公之所住潭公有弟
曰亮仁前年有事於叡嶽而入京與予親睦是日同在
精舍迎予門階引予上堂堂中雅潔備予寓宿重茵設
几筆硯精良以備予掃寫又竹簟藤枕備以使予起卧

隨意焉潭公書房在堂之右與堂相並左右互相出入
潭公固莫逆好友十年來企謀招予故接待深用其意
予亦其來如其歸安心承誼何歡如之嶽中僧侶之好
詩者五人曰體音曰諒光曰澄敞曰純厚曰亮禪皆詩
僧與潭公兄弟相併得七詩僧予留遊中五僧常出入
此堂潭公為主置酒鬪詩實莫如斯堂之軒豁純清也
惟斯堂當嶽之中腹以上在萬仞巖之下前臨絕壁天
面西南嶽之左右分張如兩翼遠方峰巒橫周于中間
皆為參地或遠州之山也山前為長篠峽古戰場也峽

裏人家略可隱見焉自惟斯堂之高身在堂而心如
在樓酒酣凭欄踞踞則不異懸在天半者予謂潭公曰不
唯巖嶽見其奇而已嶽寺之結構亦頗奇也公等平生
慣棲奇中予等始入奇境矣潭公曰弊嶽之奇在雲與
鳥鳥則所謂三寶鳥夜深或發聲別山之所無固其一
奇也至雲煙之結奇容則時時改姿刻刻異態煙巖之
名真為此雲煙之奇也歟語未畢雲浮浮然自山脚起
有離岫而出者有乘風而散者漫漫遂成雲煙海遠方
之諸峯盡沒或露其巔者如仙嶋之湧出海中有時僅

露其樹木者如萍梗之攢生天池時維梅天未斷雨日
太多而晴日甚罕晴則海收舉自夢醒雨則雲煙滿目
翳慢天地欄前咫尺不能見物茫茫只是海也予曰不
遊此嶽難得泛此海始則在堂疑樓今也看嶽做海真
如身在舟中者矣潭公有酒量戲曰乘杯渡海我家之
事也這箇海中持盃為妙盃如離手如何破此鬱陶予
等連日坐雨似不出院僧連夜待三寶鳥可啼而不啼
無可奈何只能飲只能臥渾忘人間事務而已一日雨
歇霧解金光爛燦潭公曰快晴也請撥勝區予躍然而

起潭公預備行厨令二僕擔之自寺後間道先登命曰
設席於望海頂焉言畢與仁公導予出門而上蓋磴數
至此十中已盡八九猶餘其一二分又攀幾百級地始
坦拜藥師龕謁神祖廟潭公曰慈眼大師以藥師為
本地佛興隆西部神道是嶽中之所以莊嚴斯龕巍我
斯廟焉廟後有高峰壁立亂巖無數如萬笏朝天名天
狗巖夫天狗怪物也徠翁嘗有其說聞高鼻僧有羽翼
苟無羽翼如何飛翔此巖上人無羽翼不復欲為天狗
之徒姑仰望而去尋而抵松高精舍即為在麓所仰望

之最高利也景頗絕勝雖未登望海頂而參勢之海先
已在眸裏則謂之小望海頂而可也歟自此以往諸峯
高處皆是名區俗謂之奧院二公扶予而上路在萬仞
巖背亦是削壁無可捫附只是巖有其齒與其唇齒可
以著手唇可以受脚偃僂匍匐如躡懸梯者右偏上仰
攢峰左偏下臨深壑此身殆懸天半欲進難進將墜未
墜小膽如芥毛髮森豎回面顧童僕則亦皆畏縮更甚
山僧則不然平生之所慣不以險為險仁公殊健先登
在于石上垂紼以授之潭公手握予腰帶竟乃攀了戰

心稍定又上荆榛塞路潭公手鎌披拂得勝岳洞一曰
笙樂洞相傳利修仙尸解于此仙為開山第一祖又傳
祖仙吹笙自此登天去云二說以勝笙岳樂國音相同
也又見六大老杉聳立巖隙皆蔽十牛蓋自祖仙之時
至今為歷千五百歲之樹也既而始登所謂望海頂頂
有二祠一曰白嶽神一曰天狗神可見天狗亦為嶽神
也祠旁有幾巨巖此處為嶽中矚目之第一勝東北皆
是信州之峯巒有連山波濤之狀西南則勢遠二州之
滄海所謂七十五灘中可達觀其二分矣前所齋遣之

二僕頽索巖之坦而敷氈焉潭公為煮茗酌酒相俱驩
甚去頂而可二百步為琉璃峰似藉藥師名斯峰者又
東與峰相齒列得望岳巔以遠望芙蓉得名潭公指示
亂山中曰那凹處有時見峯尖此日不見是為缺觀也
衆憇巖頭見坐傍多有生石芝各爾採摘滿袖惟嶽之
肌膚皆巖也巖嶽之所產石芝為最芝皆生絕壁不能
攀附而採之土人將採之身在籠中令人在巖頂垂繩
而引之採者告其所攢生引者從之左右上下以是為
常今予恣手漫採遠客而優土人所為亦竒也隨下迤

南曰尼壑壑在嶽之左偏有行道巖與秘泉窟之二區
前年星舫一探二區賦七古一篇事詳于詩中予亦欲
探之詩之潭公曰舫先生登嶽之日探二區雖險則險
而手脚猶可移近來山崩巖圻巉崿崎嶇不可步之
處予問比天狗巖則如何公曰十倍予聞之逡巡脚退
遂絕望而去轉上牛鼻巖形如牛之聳兩角大幾十丈
松蘿纏角荆棘穿鼻予蹈其角根立其鼻頭笑問汝供
利修仙駕車之用耶抑老聃騎牛之為所化耶彼則挂
五千文字故以角得名汝何為以鼻得名耶星舫詩云

牛無耳竅聽以鼻以鼻說法亦定奇予自惟以鼻得名
者天狗也天狗變化自在狗蓋化牛牛蓋變石石以鼻
得名名亦太高自今以往字高鼻巖則更奇乎是為予
說法焉自巖以下返精舍之間道也上自精舍之前下
于精舍之後是日一匝嶽之頂攀第幾峰上第幾巖尚
餘峯一朵瀑一區而不問俱在嶽之右偏而不便道也
又一日雨歇將觀峰與瀑峰在松高月藏二精舍之後
名曰五老不知為何謂潭敞二公齋酒茶具而後焉予
登峰頭眺矚則前日所西之絕高諸峯及所遺行道巖

與秘泉窟至此可相對心謂昨過其傍不見其形今隔
壑而見之峰亦成異觀峰原非有異形只是高低遐邇
隨人所在而變幻其姿容而人之心眼亦遂為其所眩
是造物者不言而令遊者樂而悅心目矣瀑在五老峰
下樹深處苟要觀之不得不下磴至其前自峰頭俯首
下視則但見一條磴道逶逶蛇蛇階級萬層下連不測
之麓忽有一人上自麓其小如蟻而走須臾登來峰頭
跪潭公前曰星舫先生至自京謹奉告矣潭公問先生
何在曰憇在巖麓公聞之喜躍將下磴而迎遺守等而
去予亦遂不到瀑邊而返

遊煙巖巖後記

星舫弟之登嶽已至再嶽中勝區弟前探之皆能諳熟
焉但潭公近來新築一臺於書房之前是為弟之從前
未曾知之處也書房在萬仞巖下而南面負背大巖而
不能坐視之故傍房別築之出房登臺則便觀巖又便
夏晚納涼也星舫侵暑登嶽公族弟之登方始置軟脚
酒于臺亦使予始登臺觀巖焉自臺上仰望之洵有天
門當空之形勢視人在其頂面目模糊殆不能辨其人

歟其獼猴歟頂上即為予昨游苦險攀躋之路昨則苦而攀之汗出如雨今也樂而視之涼足如水凡事易地皆然盃酌間話及昨遊予謂弟曰弟先我苦險我後弟苦險豈易再哉潭公曰嶽奇在險非險則無以見其奇昨令先生苦險勞玉趾於嶽之前面嶽之左右肩其奇畧已當巨目而至嶽之背嶽之趾亦安得不願一覽乎願待舸先生脚軟疲解可伴二先生降嶽背也背之為路有降而無登降比登則容易只有避田巖之一險舸先生之所知也又出示一卷曰嶽之趾曰湯谷相傳

古昔鳳液泉出焉近世寬政間督學僧歌堂者脩理廢井樹碑鐫銘其稿是也予嘗聞藥泉之在嶽中此行將試一浴今聞其言而神先馳乞其稿而讀之亦不可謂非舞雩咏歸之一助也此夕弟旅疲熟眠予亦引滿一交睫有童子來枕上曰啼矣啼矣予驚問何物是啼曰三寶鳥啼矣弟也耳聾固應無意聞之予也好奇登嶽以來所願聞也俄起推窓夜色濛濛聲太微微在疑似有無間而不可辨也予嘗一聞此鳥于高野山寺三字分明大於今聞之似非同種類也潭公亦起來曰每歲

此際頻啼殆至厭聞今茲殊惜聲何為不令先生聽之耶予曰彼鳥歸依三寶不歸依儒者亦宜哉各笑而寢明則禪公將饗予等弟兄于藤本精舍乃與潭仁二公俱下磴先訪前遊所遺之妙法瀑瀑在日輪精舍後霏霏於翠壁絕險處隔崖觀之其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語名曰妙法不知有何妙聲而有似何法語只覺挂樹間濺草際聲與形皆翠矣星舫前題七古一篇精細說所以稱妙法之旨予固昧佛理不做其聲少頃審視而已遂到藤本精舍為禪公所款待此夕亦醉歸就寢又明

則朝晴如拭於是乎謀湯谷之遊潭公拉諒純二公與予弟兄及從者俱出嶽之背後背後之險于降不同前面之險于登者路多曲折不復有磴級之可踏傍有石卷螺石理環旋如螺有屏風巖列立數十仞下臨絕壑而最險于降者為避回巖相傳古昔役小角欲驗利修仙之道力遠至自金峰要躋此崔嵬瞻望巖下竊知其不可及而回乃取避三舍之義而名焉噫是何言道力姑措金峯山有懸鐘巖是為小角之所躋至今道民奉小角教者皆躋謂之苦行之第一惟此巖之易躋孰似

彼巖之難躋小角當年踏高屐飛行彼巖則豈有踟躕
此巖而避回之理實為齊東野說歟抑為山中俗諺哉
如予則畏縮此巖下視嶙峋戰栗不已僧侶從僕左右
之前後之扶掖擁護遲遲緩緩方纔降了予曰避回巖
之名固不當姑字懸雲梯而可乎巖下有孤店翁媪賣
茶亦是為嶽寺臣民也潭公曰如斯深壑誰復敢居唯
翁劍客有胆所持一劍而已翁出曲躬對客語甚健媪
捧茶進客茶罷又下路分左右則遠向秋葉山予無
望蜀之念左則湯谷在近林木蔚鬱間畧已聞谷中澎

湃之聲曰風而至林路盡處有一村落數田畝有桑柘
有蔬瓜宛似武陵源高山並峙流水橫其前山與水皆
不測其奧惟水之為源出信山而經參山下為長篠峽
通吉田海獨在此處則名敷版河以其水平坦而淺其
底磨壘無泥沙如敷一坦石版故耳水西為湯谷村人
家稀疎所謂鳳液泉廢跡在焉水東為能登瀨村村醫
鈴元貞好詩與嶽僧善潭公約投其家而有所齋之酒
榼曰擇眺望佳處藉地而飲會得一巨巖危臨谷中坦
可坐六七十人者隨飲其上遙望敷版河之流來流之極

處近在目前折而為瀑長纒不盈丈徑則不知其幾千尺如一短簾之橫垂者凡瀑皆奇其長而奇其短者此瀑是也瀑下則亂石墜而為瀧水石搏激雷轟濤湧觀之聽之最覺爽快又谷中有幾多巨巖凸凹相雜釣其上網其下者八九人皆能登瀨之渙者也被漁彼巖我飲我巖彼我俱為山水畫中人而我巖殊宜坐飲絕景無倫也潭公曰當年歌堂所樹鳳液泉碑在此巖頂歇堂字此巖曰琉璃以謀不朽焉然歇堂之為人據魯論則意必固我四未絕之癖質也據佛說則貪嗔癡三未

滅之根性也其踞傲獨尊作事堅強而與嶽眾不甚和合不唯嶽眾為敵而已雖嶽下封內民庶動則為敵而訴爭人誰不讐視之歇堂死後人猶憎其遺臭所以碑仆而任仆不知碎墜何谷泉廢而任廢塵芥堆積而不脩琉璃巖亦無唱其名者也且夫琉璃已為峰名茲以為巖名覺重複可厭今先生鍾愛此巖願別撰巖名則幸甚予醉中未諾之俄而雲起谷中雨至自嶽眾爭披傘或覆氈而伏予浮白閑暢皆曰到元真家避且宿元真亦豫知客至自立河上隔岸長揖於是人人忙擾蹇

裳渡水水果平淺底果磨壠上岸則元貞迓入其家此夕無他事緇素團欒賦詩或錄畫間所得之作而娛焉元貞不避僧侶之在坐為予等炙前灣所漁之鱗物而勸酒蓋前所見之釣且網者元貞所命之漁者也飲畢皆倦各枕水聲而臥焉翌日午後辭歛登瀨赴長篠峽路皆為嶽之趾為谷之隈巖石欹斜而水流因之淙淙有聲遇曲坳之處則蓄而為淵澗而為瀧者亦有之嘗聞谷中產硯材蓋谷中淘出金沙凝而為塊質有點金名曰金鳳石以多金為佳品載硯譜中先是潭公見餉

其一枚予愛之充磨朱之用今始過谷手自擇之亦竒乃臨崖視之谷峻無路榛莽翳其上奈何下得而採之潭公曰不容易不容易材亦太稀縱令有所得皆頑塊非佳品也衲令村民搜數塊以致之請先生在弊房擇其適意者勿用費手予乃罷晚抵小河村即山房所遠視之村落也回顧則嶽寺寓房之所在亦略可遠望于此予昨下自嶽背沿嶽趾而至此不知不識復出于嶽之前面也凡沿谷過來之路率皆嶽寺之封內而自此以下為長篠峽舟楫上下與吉田驛用行貨相通焉有

富豪家曰管沼氏衆僧乞投宿主人為灑掃堂宇堂宇
亦宏敞接待費其慇懃酒酣主人請潭公曰弊鄉鄙陋
何佳興之有然如京客二先生則與出家人異只欲使
二先生散鬱陶者泛舟捕魚之一事也賜許可否潭公
拍手喜曰原欲煩此事然非出家輩之所能發言願主
翁替衲籌之明日衲先歸遣早輿者送二客則兩便矣
次早僧侶歸山管沼氏替為主長篠峽舟遊始自此記
附下篇

長篠峽觀漁記

予在煙巖山寓潭公房山牕晝靜夏涼唯看雲烟之浮
動巖怪優遊彌二十日焉一日下山試步心目為之一
爽抵小河村村傍即長篠峽也長篠亦村名二村隔水
相對地皆屬峽峽人管沼氏某為予艤舟納涼觀漁焉
此峽上為敷版河至此始稱三輪河中經新城下流吉
田而入海水勢險且駛奇石怪巖不知其數有幾塊歌
側泓潭之間橫卧急流之上有長湍有大湍舟不可輒
留一縋一解則其疾如箭浪花飄散如雨起風發冷澣
人衣誠為消暑奇絕之處然而巨巖之所阻激迴流旋

復自然為深潭舟人欲停憩乃泊其崖陰而繫紼亦可也凡住峽人使舟與捕魚皆其所業也方停舟間舟子亦為漁者釣于此網于彼皆善獲獲即香魚也蓋魚性喜逆流往往結朋搶上峽人之釣之別有一法始先釣一魚綸貫生魚從鼻到齧旁附以二三鉤投之急流上逆流而引作魚上狀魚見魚而以為其朋近前而所釣鉤銜魚之腹或背非必口吞之也尋而皆用其法是媒魚而欺魚猶媒鳥而欺鳥者土俗謂之朋釣也網製亦非尋常撒網其製似環簾而障之是得非所謂斷簾者

乎不施之深潭承淺流而圍環伺魚之將逸以手按之輒獲予以謂網釣俱奇我見水桂河之所無生平未及見之問此峽漁事從來如此乎傍人曰近年來也有關東人誨之是學東樣而然漁者皆不衣不禪陰物各露予怪其不雅觀笑問亦是東樣乎曰為峽人之舊習也皆笑而不止此日所獲香魚幾百頭炙之膾之以為下物皆賞其清鮮予吟曰豈唯魚味清無匹帶有巖間石髓香驩契方闌鬪酒舟中滌茗巖上停久移晷又解紼而下所謂長篠城址在焉天正中平酋敗武田勝賴之

處而土阜臨崖林木擁頂傍人曰古蹟也登而迹之則
何如予問有碑碣乎否曰無予心不在懷古終莫能登
又下得蜂巢巖巖口如洞巖下為潭乃容舟而視之巖
生細眼數點稠密如蜂蠆之作房穴居者其名之即可
知也巖側多遊人留題然皆不足讀者也菅沼氏謂予
曰峽巖之可觀者盡于此自此以西水稍緩平流到吉
田不異漠河之入浪華何奇觀之有請先生可溯洄乎
予頷之乃呼舟子挖舟返沿崖躡巖牽縴而上怪巖與
奇石前見而不暇認者今皆定睛熟覽審詳其面目漸

上反小河村則迎輿至自潭公山房乃謝菅沼氏捨舟
換輿歸山則秉燭矣此行元來潭上人怨予茹素鬱陶
預托菅沼氏令予罄一日之驩也予在山則有樂于山
在水則有樂于水一山一水一與雲煙為徒一與鷗鷺
為伍鷗鷺也雲烟也其境相反而其能令人相樂者一
也因記之以貽菅沼氏與潭上人

清泉窟記

清泉窟在三河瀧山之北瀧山前後左右之山皆童而
多巨石有松羅立其間莫知其幾千萬株又有泉出

松石間可自在引流與人家相接蓋為高人韻士枕石
漱流之最勝處也松石山人姓近藤家在其泉上風流
好學不遠千里累年寄稿質詩于予聞老後別築廬而
隱娛詩與茶焉而今當其家者為其姪子勤亦好詩自
號清泉窟昔年一入京屬記於予時以未覩泉石之真
景辭茲歲庚戌夏五偶有事于煙巖山寺歸路過岡碕
驛山人引率子勤輩懇懇出自山迓予其鄉予在轎裡
望之山果多松與石泉亦果流自松石中間於是恍然
始知山人之號松石子勤之唱清泉各非無其謂矣乃

到清泉窟則來路所望之松石之山親隣簷畔在其
門前則涓涓泉流淙淙有聲清而不濁潔而不雜可以
炊飯可以給茶亦果知高人韻士枕石漱流之為不自
在焉然尋常山民不知枕之不知漱之何則不能品泉
之有至味也不能品者只謂泉則泉也而輕視之誰肯
知有與海鹹驛濁之水所大異者品泉之法甚微若夫
陸鴻漸品天下之泉是也苟能品其有至味非為主斯
窟者則不預也斯窟前有松石山人為主今也子勤為
主然而有客如予至山人亦來而為主如前山人不嗜

酒而所娛無他于詩与茶子勤亦應無他于詩與茶也
竊惟叔姪和睦叔能授之姪能受之恒娛其所娛猶盧
陸相交俱為眠雲跋石之人此非其知至味之高人韻
士而更有誰避諸濁而不雜甘獨清而自娛是可羨也
唯詩則遠質之于予盖鑒于詩之獨清有所異諸濁者
可不謂知已乎此行侵暑熱來遊斯窟豈唯納涼銷夏
而已胸中之塵濁為之娟潔胸中之磊塊為之磨琢胸
中文章之怪竒亦將為之木鼓焉立地把握作此記以
償累年之債矣

存心齋記
參之岡崎驛北有米河內村多姓近藤者焉傳聞其先
屬京師之官籍永亨中始祖理光公諱淨照官任能登
介領尾之沓掛應安中使弟五郎龍官躬以武立志城
於米河內而後住俗稱登城云又裁取能登之登字通
稱登助後皆襲其通稱第五世登助諱康用与其子諱
秀用俱任神祖于遠之濱松有功於戎馬耀榮取武
名世人之所知固不待予言而今其城跡與其名皆煙
荒草腐僅有姓族之遺在村中皆是布衣與農樵為伍

似安農樵恬不為意者又或鮮自知其為舊族者可勝
嘆哉先是松石老人姓近藤與予相善是為其族長也
庚戌夏六月予遊煙巖山而歸路經岡研為老人所迎
且拉而到其邨過其姪伯貞家伯貞讀書好詩文自號
存心齋喜予始至屬予作記予欲搖之筆徘徊顧瞻曰
此是村中總是武弁立功之士近藤登城君之遺墟也
則欲思而問之者斯非其當年之事歟而其遠裔族類
率為農樵與祖先之武功耀榮者天地懸隔則其事跡
亦茫茫不可問也嗚呼興廢時也廢既至煙荒草腐誰

肯得擺脫鋤斧把握弓矢武勇自行志氣莫辱祖跡乎
人情雖莫不好榮貴而惡卑賤然世非其世時非其時
則縱令有其人無復可知之何也苟有其人如何則可
只是思而學之學而樂之知時而忘榮貴處世而安卑
賤亦是一道理也一農一樵之村中今有其人乎否予偶
見其人近藤伯貞是也乃有所喻於伯貞者何耶昇平
之世欲以武功而並祖豈是其時也乎身無武功而徒
誇祖之閥閱則又豈有不見笑於農樵者哉武既莫可
耀世不若文可以顯已也伯貞不忘為武弁之裔換其

武以斯文詩壘筆陣珠銳磨鋒專以學問炳燿於祖先
之遺墟即是昇平之文業與亂世之武功謂無不相似
而可耶思彼武功建我文業庇遠祖以顯後榮豈非其
心有大異於他農樵者耶請存心于茲莫有他慮存心
者何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可不思所以求
放心也是為存心齋記

鑑湖堂記

湖滄岳麓之地有笠臣氏家與予同鄉而予住大岳之
麓笠臣氏住大湖之滄如樵家之滄山漁家之臨水而

俱為舊家也予家系譜千年古則古矣但有元龜之兵
燹無物之可徵古者獨笠臣氏則不然家多藏古物大
氏應有之古筆蹟古繪圖或古甲冑之類收貯滿庫而
有最可竒最可珍之一筆蹟一筆蹟非他唐人鄭審則
送別詩也主人自道家祖為笠臣田作延曆年間藤原
朝臣葛野麻呂為遣唐持節大使田作為准判官兼譯
語當時求法僧傳教大師從焉田作等率而入唐率而
歸朝是唐人之所以有別詩也予疇昔住麓在鄉聞其
有唐人之筆蹟健羨渴望而未嘗一寓目雖出岳離鄉

之後猶能寤寐思服焉。笠臣氏家富有別業之在京師，京居與湖居住來隨意。一日來乞湖居之堂，號乃撰鑑湖二字以與之。予也課業無暇，不能屢歸湖，然戀湖景，渴湖味之念雖老而不變。又安可不一歸，媮心目哉。今茲已酉八月，觀月之興勃然，於是歸岳麓，過湖滸，一訪鑑湖堂。則主人引予堂上，置湖釀膾湖鱗，以乞堂記酒。酣倚欄看湖月之懸，柳聞欸乃之歌，月無限好，光景眺望久之，乃覺二千里外之遠，可憶及一千年來之古堪鑑取矣。主人好古自喜，語古代之事，詭古代之物，是其癖也。乃出其所秘藏審則一軸示予，予以謂生今之世，問古之世，茫茫然渺渺然，偶聞有其事，又見有其物，孟軻氏所謂聞知見知之道也。延曆年間大師入唐，固聞有其事，明州刺史鄭審則亦聞有其人，世之相距千年，有其筆蹟之傳。于今予見而知之者，大師將來錄跋是也。而今聞主人說其家祖始知笠臣田作之有裔孫，又讀審則之筆蹟，似有語路之所不通，書法亦非無所相異。難與將來錄跋作一串看了，然傳自家祖至現今主人，則無疑于為古筆蹟矣。主人惓惓乎古請不拘筆蹟。

聖後消夏集下

之是非窮千年傳來之理而會心焉又請觀夫水月今夜清光如斯眼前所有之水與月即往古傳來之水與月一水千年孤月萬古世遠而心堪鑑取物換而理或徵古除聞而知見而知之外宜做如是觀予亦作鑑湖堂記試把湖字分析偏與旁即水與月也左水右月中間出現一古字只有箇古字屬此堂主人之實想則古筆蹟古繪圖或古甲冑之類悉皆鑑湖之筌蹄而已若夫祖先田作當年係朝廷之臣士今也其裔孫為庶士家與漁樵襟居孰鑑別玉石蘭艾之有予知讀此堂

記者必且咨嗟懷古不問而知其為舊家無疑也主人名知忠乃然予言曰即此可以永為世守矣遂書之于鑑湖堂之額

小鼓胴銘 并序

散樂家所用之腰鼓有大小之別其大者謂之橫胴小者謂之小鼓三才圖繪中所圖細腰鼓全似今之小鼓者而大小鼓俱有胴以木造之廣首纖腹空胴無底無復有首尾之別謂之胴也而大與小俱覆以團皮為胴之假面兩皮夾胴分其前後絡紅麻索而繫之又以紫

白或綠絨縹縛其索上拍鼓之時先解其縛拍畢則又縛之此謂之束索也拍小鼓之法左手捧置右肩上以右指拍之其聲有溫有壯由左手握索之緩急而異之橫胴之拍法與小鼓異姑略之其聲只尚震且烈而已拍大拍小俱加以肉聲曰胴曰肯謂之懸聲也凡鼓聲之美惡雖係拍手之工拙然不得不由其皮與胴之精粗皮固可擇其佳者而其最可擇者胴也藝人等曰寧用皮之不擇者豈可用胴之不佳者哉我廣福王府藏小鼓胴為織井道本所造云胴腹有辛清政氏四字

及花押皆塗以金泥幸姓清裁取清五郎之清字是為小鼓部世代之通稱政氏其名為文祿年間名藝之人惟其人鑒定此胴者歟胴表首腹灑金隱起牡丹花形花葉交互畧無隙地美嚴殊甚世謂之牡丹胴王府之有此胴以慮世之散樂名藝家苟打拍小鼓者有誰不知胴之為妙器者哉蓋胴之妙不擇皮雖蒙以粗皮而妙響自胴腹出是他胴之所無也謹惟前親王有鑒于此而藏之遂為王府之珍器也今王亦修學之暇嗜拍鼓徵藝人糟谷宣明每用此胴焉今茲秋八

月

朝廷使散樂工演數曲以備

御覽俗曰御能有秘曲曰道成寺宣明被選擇與參拍

其鼓焉目竊謀以此洞獻藝懇之左右執事以乞于

王王聽之新造洞函又命臣希聲係之銘銘曰

空洞無底何口能鳴朋兮肯兮應其肉聲非徒皮鼓實

自洞生調温而壯響清而澄如水瀏瀏如玉瑒瑒冲霄

之妙高達天聽

管廟神忌募詩文書畫疏代

謹惟我管公之距世在延喜癸亥之年自今茲嘉永已

酉之年數之經九百四十七年月更加三年屆壬子之

五月則正當其九百五十回忌辰野衲不得不與追遠

之大祭而犧牲殺生之祭祀固我神靈之所忌醜非僧

家建醮之所用若夫澗谿沿沚之毛蘋蘩蕒藻之菜是

皆朝夕尋常之所奠豈足以賑大祭之籩豆乎古人有

言曰以其物享焉物者何杜元凱註姑措謂其所嗜嗜

之物也曾哲之於羊棗孔子之不撤薑是皆其物也惟

管公之所痴嗜豈無其物乎問是何物曰文物也文物

者何詩賦文章或書畫是也與斯大祭第一可追薦于神前者莫若以是物也納於是不得不乞之于四方也夫四方六十六州勿論其通邑大都雖十室三家之邨落苟有師授筆道者咸能以公為書祖懸奉神像於家如為神弟子者其徒雖雛童穉女每月念五競作巨字以獻之其所在之神廟俗所謂天潢書者也其如斯者何耶神之所痴嗜除文物外又無他也聖人發言祭神如神在則人之視神無異乎人之視人能近取譬於人以其所痴嗜之物娛其神靈亦是左氏所謂昭忠信也

伏祈有名諸君子從神之所痴嗜與納之所發願不吝其文物寄獻之我本廟焉然六十六州之有遠近或隔涉海踰嶺之程太宰府之在邊疆或值魚雁風旆之時則非一朝一夕可羅可網之事故自今茲已酉之年預綴拙疏走之四方告以壬子春二月念五為大祭之期先期三年之間待四方文物之輻湊而已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六終

書煙巖銷夏集後

三河有山有水而無人以無人故其山水多不見知于世予每歎之煙巖之為嶽固三河名山也退處于官驛之遠與登之遠且高往來之客人雖聞其名莫迂路而登者衆矣偶有登者率皆尋常凡眼恐不過匆匆瞥見山水而已未聞有名人韻士之筆墨以譽山水者則安得使其山水見知于世乎蓋有其人則必可以見知于天下也如我之米河內溪澗狹淺較之煙巖其不及也遠甚而尚有灑山之名刹清泉白石之人家亦是小景

佳山水耳雖與驛咫尺相隣而誰肯迂路來問之為况
名人韻士者耶是誠無其人也聞煙巖僧侶好文師事
春樵先生謀令先生銷夏於嶽先生輒侵暑登嶽焉予
亦年來師先生偶值有此行又烏能得不迎之於弊鄉
乎乃令驛人鈴叔宣要其歸鞍予與業安二姪俱往謁
驛館遂迎得而至是為弊鄉未曾有之賓客譬如雲表
仙鶴之飛降鷄犬村落者陋朴世界俄發文彩一族父
老相競執謁乞字先生亦忘暑稱快使二姪捧硯磨墨
以揮灑絹箋數幅二姪嘗所願書齋記即以踏實境各

立其稿此集所載二文是也又集中所載之詩文過半
係煙巖客中之所作惟彼嶽所鍾之靈秘千載寥寥無
聞于世者始得先生受譽於文墨間其見知于天下也
必矣予等草莽野人百年無著跡者幸辱先生之闢荒
則自今以往得見知于世者亦或在焉然則勿拘三河
之無人彼嶽與我鄉雖有大小山水之別已至為名人
韻士所喝采則一也喜甚是盍可跋乎
嘉永辛亥夏六月
三河近藤靜用撰

48-1368

限目今... 其... 之... 也... 矣... 夫... 者... 也... 矣... 夫... 者... 也... 矣... 夫... 者... 也... 矣...

010190523212

